



情缘难断

〔美〕 贝姬·书里奇 著

情缘难断

【美】贝姬·韦里奇 著
谢为群 谢依群 译
谢苏群 郭洁敏



004747/5

(黑)新登字第 1 号

责任编辑:李向东

封面设计:陈 仲

情 缘 难 断

Qing Yuan Nan Duan

[美]贝姬·韦里奇 著

谢为群 谢依群 译

谢苏群 郭洁敏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79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1 12/16·插页 2

字数:360,000

1989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ISBN7-207-02276-x/I·390 定价:5.40 元

安娜·麦金托什的栗色头发已闪现出银丝，然而她暗绿色的眼睛依旧充满神采。晚年她常说她的命运是由一截朽木决定的。她这么说时，脸上没有笑容。虽然岁月流逝，但她不再哭泣。

一八三四年五月一日，在苏格兰因弗内斯近旁的一块大麦地上，一辆装有六大桶用麦芽制成的名贵的苏格兰威士忌的马车翻倒了。安娜的理想在这散了架的马车的重压下破碎了。盛装着她全家人希望的沉甸甸的栎木桶就像突如其来地压断了她父亲的两条腿一样，一下子彻底碾碎了她的梦想。她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未来变得渺茫了。

那芳香醇厚轻烟袅绕的液体在栎木桶里已经储存了二十年，是一八一四年酿酒场遭查禁后，在她父亲的罐式蒸馏器里保存下来的最后一批。流液呈琥珀色，光辉照人，赏心悦目，年月一久味儿也不辣。像流金一样珍贵的威士忌现在全泼在约翰·麦金托什躺倒着的田地里。

全家人都赶来了，连那个陌生的因弗内斯人也奔来了。她父亲痛苦的挣扎声划破了田野的上空，同时也结束了安娜无忧无虑的青春。

在这之前，安娜有着天真少女的美好憧憬，她以为整个世界将会奇迹般地为她一个人敞开大门。就是在今天早晨，她的心境还非常好，一觉醒来，就感到心底涌起一股激情，仿佛要溢出肤外。她在床上坐了好长时间，两眼凝视着窗外的草地，把两膝紧紧地拥在怀里，好像一松手，自己便会化作晶莹的微粒飞走似的。这种奇妙的喜悦一定与十六岁这个年龄有些联系，她这样想。

她父亲在早餐桌上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消息使她欣喜若狂。干家务时，她脑子老走神。她一边捡蛋、喂鸡、挤牛奶，一边幻想着未来，兴奋得把自己与妹妹阿里斯之间的不愉快忘得一干二净。

可现在站在尚未犁完的田里，注视着父亲扭曲的身子和他四周散发着芳香的泥土，安娜想着刚才还属于她的幸福，转眼之间就消失了，就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来的金子被一个狠心的贼偷走了似的。

她看着自己的两个兄弟，还有那位来自因弗内斯的男人——他是属于阿里斯的——用肩膀顶住翻倒的马车，使劲想把它从受伤的约翰身上挪开。他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汗流满面，肌肉绷得紧紧的，靴子深深地陷进了黑色的泥土里。

“小伙子们，数一、二、三，一起使劲！”陌生的高个子命令道。“使出吃奶的力气！开始数，一、二、三！”

散了架的马车好不容易才被掀到一边，玛格丽特飞奔上前，跪在丈夫身旁，把他的头枕在她早已破损的亚麻布裙上。

“唉，约翰尼，你差点儿没命了。”安娜听见母亲流着泪低声说道。

“上帝从不接纳将死的人，亲爱的玛格，”他断断续续地说，“我很快就能下地干活的，你看着吧。”

听到父亲的声音，安娜终于松了口气，他还活着。可同时一股难以名状的怒气在她肚里膨胀。她知道谁都不会相信他的话，即便如他所指望的，他很快康复了，可这威士忌和它所能带来的钱都流走了，他们的美国梦也随之破灭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偏要现在去，偏要在这时候糟蹋自己？她内心自私的一面在痛苦中无声地责问道。他偏偏在万事俱备的时候，把事情弄砸了！

安娜扭身走了，她为自己刚才的私念感到羞愧，可她没法不让它们露头，平常恬静的脸上留下了情绪极度波动的痕迹。她回头凝望着农田对面的一间用泥草根和石块垒起来的小屋，那是她降生和生长的地方。她那忽闪忽闪、充满复杂情感的绿眼睛里涌动着泪水。她不愿再看了。要是她也能抹去刚过去的一小时那该多好啊。她多么希望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样子，回到早餐时的样子。

因弗内斯的麦金托什家族拥有巨大的财富。不幸的是它几乎都不是以硬币形式存在的，可是，麦金托什家中最大的孩子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每天早上，她父亲——自命不凡的约翰·麦金托什，一边喝着粥，一边冲着一家大小——“健壮的玛格”和从大到小的六个孩子（安娜、阿里斯、库伦、埃文、劳雷尔和费恩）——用相同的话命令道：“说说你们各自最珍视的能使我们像地主那样富起来的東西吧，”边说边咧嘴笑，笑得他那喇叭狗似的下颚挤出了一条条皱纹，而且他的灰蓝色的眼睛还眨巴眨巴的，好像他掌握着什么重大秘密似的。今天早晨他还加了一句：“你们说完后，我告诉你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玛格离开座位，走到小屋的窗前。她个儿颀长，但和大多数农家妇女一样，繁重的农活累得她的肩膀明显弯曲。她的视线越过门前庭院，石筑栏栅，穿过广阔的田野和卡洛登荒野，移向苏格兰高地，远处一片淡淡的紫蓝色。她喃喃自语道：“春天。”仿佛这是个有魔力的词儿。确实，他们都感觉到了这股神奇的力量，它赶走了又一个严酷的冬天，屋外的草地在阳光沐浴下渐渐吐青了，宛如新鲜配制的黄油，给人一种温柔而又愉悦的感觉。

“是啊，”约翰接口说道。他充满柔情地抚摩了一下玛格的手。“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春天，它是对我们全家的美好祝愿。”

六颗不知所以的脸蛋围着饭桌一个劲地点头表示同意。他们的头发都是鬈曲的，颜色却相异，从安娜继承她母亲的细密而又柔软的波浪形栗色头发到深浅不同的黄褐色、赤褐色和栎树嫩叶色头发，再到约翰遗传给小费恩的漆黑头发。

“孩子们，该你们说啦，”父亲用要求的口吻说道。

“麦金托什家族的伟大遗产就是我的财富！”十二岁的库伦为了表现出他的家族自豪感，兴奋得差点儿碰翻了自己的椅子。

“说得好，儿子！”

两个最年幼的妹妹悄悄地在私下商议，他们一个只有七岁，另一个九岁，劳雷尔虽然年长费恩两岁，可她腼腆怕羞，在这种家政会议上她从不吱声。于是费恩煞有介事地尖声说道：“我喜欢黄蝴蝶，姐姐喜欢红三叶草蜂蜜。”

“亲爱的孩子，这可是一对宝贝呀，”父亲一边赞同地说道，一边伸出两只大手摩挲他们黑乎乎的鬈发，脸上露出了自豪而又深情的微笑。

十岁的埃文老爱绷着脸，一副遭受“深重的苦难”的样子，母亲说他性情阴郁。别人的兴高采烈使他感到浑身不舒坦，就像靴子里搁着块石子一样。他想扫扫大家的兴，于是咕哝出个字：“雨”。但他的企图没有得逞。

“好，是个聪明的小伙子，”父亲接口道。“少了雨水，那可人的红三叶草就会干枯，你那可怜的妹妹再品尝不到烤饼沾蜂蜜的滋味了。”

安娜坐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她想琢磨出一个最能反映自己心境的东西来。她觉得今天早晨与往常不一样，虽说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于自己，但更多的是她父亲传染给她的。尽管他一大早老爱提这种要求，显然他喜欢这样做，但今天有点异样。他的下巴挂着他在大谈麦金托什祖先战死在疆场的英勇事迹时常有的得意，眼睛里露出了他在大讲有关城堡、国王的传奇故事和这家族在横跨大海的一个遥远的名叫乔治亚的地方所经历过的——一场“血腥的沼泽地战役”中的光荣时常有的兴奋。

她想猜出今天早晨在父亲脑子里转的是什麼。唯有一样东西能像过去的梦那样激起他的想象，那就是对未来的许诺。这诺言他许多年前就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许下了。事实上这郑重的许诺可以追溯到她出生的那一年。一八一八年安娜的出世，促使约翰·麦金托什绘制了家庭蓝图……举家迁往美国的梦。

到底行不行呢？她心里没数。

桌下踢来的一脚痛得安娜猛地回过神来。她转向阿里斯，准备给来犯者以狠狠的回击。可是妹妹和气的表情使她抬起的脚又不得不放下。

“安娜，爸爸等着你说呢，我有我要说的，但我先让你讲，只是请快点！”

请？安娜盯着妹妹。阿里斯是不是有毛病？要知道，她从来没对安娜说过一句好声好气的话，大多数时间全靠父亲教训、母亲恳求才使她收敛点。她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谦让，是什么攫住了她？

十五岁的阿里斯，长着一头没有光泽的头发和一双阴郁的眼睛。她性情乖戾，敌视人生，对最贴近的人恶意相加。在她身上，既有孩子的天真，又有成年人的成熟。如果要描绘她对安娜的情感，那么忌妒和怨恨两词是再恰当不过了。

“嘿，安娜，亲爱的！”阿里斯过份亲热地刺了安娜一下，

“啊，”安娜涨红着脸找词儿回答，可是阿里斯变幻无常的举止惊得她半天说不出话来。末了，她才结结巴巴地说道：“使妹妹……三个妹妹，两个弟弟还有妈妈爸爸……”

“打住，别往下说了，安娜！一个祝愿只能献给一个人，”父亲提醒道，“你不想在一个早上把一切都祝愿完吧？”

“对不起，父亲。”安娜垂下了眼帘，她感觉到大家都盯着她。“我走神了。”

“你老这样！”阿里斯插嘴说道，语气和平时一样充满着火药味。

“好吧，阿里斯，我看你已坐不住了，”约翰·麦金托什说道。“你一定急着想与我们分享你的珍宝。女儿，说吧。”

阿里斯缓慢而又庄重地站了起来，神情虔诚，充满着圣洁，足以感动天使。她拨了拨硬直的栎木色的头发，向大家微笑了一下，然后避开大家的眼光，把她那双灰色的眼睛藏在她的睫毛下，她的睫毛和她姐姐的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然，浓密、乌黑发亮。

“我的珍宝直到现在还是个秘密，但他今天将来访，他的名字叫罗里·麦克沙恩。他是格拉斯哥城外休·辛克莱船长的‘奥林匹亚’号船上的大副。”

听了这番话，举座皆惊。紧接着，母亲一声尖呼：“阿里斯·麦金托什！”

玛格麻木的手指一个劲地在围裙袋里绞着手帕。她仿佛被她二女儿猛击了一下。阿里斯和安娜都到了婚龄，她希望他们成家，但她不愿让他们过动荡不定的生活。海员的生活恰恰是这种生活！

不仅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家里来是欠妥的，而且阿里斯也完全明白在她姐姐订婚之前是不准任何人上门向她求爱的。玛格丽特·麦金托什怎么也琢磨不透阿里斯的心思。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啦？

安娜感觉到屋子里的空气有点紧张，尽管大家沉默不语，尽管阿里斯的宣布也使她感到震惊，但她更难以忍受这种让人感到窒息的可怕沉默。这就像等待着一颗炸弹的爆炸，而且明白自己将被炸成碎片一样。

母亲的眼圈已经红了，父亲的脸上也已布满乌云。他突然跳起，猛地一拳插在桌上。他的拳太劲大，震得铁石制盘子在破旧的白亚麻布上跳起

舞来了。

“我这个家里没荡妇！”约翰吼道。“你听清楚了吗，阿里斯·麦金托什？”

安娜抬起头瞧了瞧她妹妹。阿里斯仍然笔直站着，富有挑战性地歪斜着头，但她面无血色，眼睛里燃烧着忿恨。显然，她将掀起一场家庭风波。如果这样的话，安娜感到她不得不出来阻止了。这倒不是为了阿里斯——老天爷作证，如果她遇到什么麻烦的话，那是活该！——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年幼的弟妹，不愿让他们看到这种生活的阴暗面。

“爸爸，该你了！”安娜碰了碰父亲的胳膊大声说道，因为那条胳膊看上去要揍阿里斯了。“你还没告诉我们你那将会令人感到意外的事哩。”

他这样怒发冲冠地站了一会儿，随即颓然倒在椅子上。“是的，女儿。”他的声音变得温和了。“我差点忘了，我刚才对你妹妹说的话简直像疯子说的。但我不允许她再说这种荒唐话了。我必须讲清楚，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都必须改掉自己的恶习。”

安娜感到非常不安，她知道阿里斯早就违反这些家规了，还远不是第一次，但父亲还是不应该当着全家人的面那么严厉地训她。她也许只是在因弗内斯卖蛋和黄油时同那男人说了几句话……他叫什么来着？……罗里·麦克沙恩……

安娜终于松了口气，因为她看到阿里斯坐了下来，父亲也回到了原处。他走到壁炉前，从壁炉台下移去一块大石头，从这黑乎乎的洞里，他抽出一只牛皮袋，高高举起让大家看，他的眼睛里又放射出兴奋的光芒。

“这是什么，谁知道？”他问。

大家都清楚。除了阿里斯，众人异口同声：“通向未来的钥匙！”

牛皮袋里确实装着一把钥匙，是谷仓下面的酒窖钥匙，在这阴冷地窖里放着六大桶苏格兰麦芽制成的威士忌。很久以前，法律还没有规定佃户禁止生产威士忌的时候，麦金托什家族自己酿酒。约翰·麦金托什像他父辈祖辈那样自己种大麦，收割后浸泡，然后铺在石板上，让它发芽，经过脱水，制成麦芽浆。下一步工序便是发酵。酿造过程中要蒸馏两次，使度数既纯又高。最后就是存放。这些生命之水在橡木桶里沉睡了近三十年。酒存放得越久，味儿越醇香，温和。这苏格兰陈酒越温和，它的价钱就可卖得

越高。

每年安娜都要被带到酒窖去一回。每次在这阴暗的地下室里，父亲都要当着大家的面保证：在适当的时候把威士忌卖掉，用卖来的钱买船票去美国。可是时间年复一年地流逝了，而他却从未去找买主，起航的日子也遥遥无期。

现在，约翰将那把铁制大钥匙举在空中，冲着孩子们微笑。“对，孩子们，你们猜对了，买主找到了。他愿意买下由这把钥匙把守着的货。一旦交易成功，我们就去美国，去乔治亚！”他说最后一个词儿时，声音有点粗哑，但充满着温柔，还隐隐带着点敬畏。“我们将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到了那里，我们还能买一块好稻田。明年春风吹拂大地之时，我们早已在新因弗内斯与自己家族的人相聚了。”

“爸爸，现在那个城镇叫达里恩，”安娜提醒他。既然整个远景规划的实现还需要一段时间，她就得把注意力放在某些细小的问题上。

“丫头，管它叫什么！重要的是土地。那里长出来的大米珍贵得像金子。没有一个人不是乘坐漂亮的小船在农庄之间往来的。听说人们常把那地方比作有着大运河的威尼斯。”轻柔的语调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扯开的大嗓门：“你们说呢，孩子们？我们去美国，好吗？”

大家兴奋得齐声应和，同时挤在他的周围，又是拥抱，又是说笑，唯独阿里斯退缩在一边，阴郁的眼睛里依然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忿懑、痛苦和对抗。显然，她对罗里·麦克沙恩的事仍然耿耿于怀。

安娜退了出来，走到阿里斯身旁，劝说道：“算了，阿里斯，还会有别的小伙子的。”

“为什么要我放弃我喜欢的罗里·麦克沙恩而去等别的小伙子呢？”

“别惹麻烦，我们快要去美国了，”安娜恳求道。末了她又补了一句，口气强硬了点：“你老是变着法儿坏事，这没道理。”

她压根儿没把姐姐的责备当回事。“不是我惹麻烦，是他！”她恶狠狠地朝父亲努努嘴，拖着嘘声说道：“让他见鬼去吧！我是要到美国去，但决不和他那种人同道，我可不是在等他卖掉他的陈年老酒！月内我就要走了，和罗里一块儿去！”

“那么说，他向你求婚了？”安娜确实太感意外。没想到他们俩的关系

发展得这么快，而父母却全蒙在鼓里。

‘阿里斯没有马上回答。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眯缝起狡黠的眼睛说道：“也许他没向我说那些话，但我从他眼睛里看出他非常需要我，况且，一个女孩子有许多办法可以使一个男人娶她。”

“阿里斯！”

安娜正想得入神，突然感到有一只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还站在田地里，站在散了架的马车旁边，除了那个人外，大家都早已走了。

“没事吧，姑娘？”

她猛地转过身去，发现映入自己眼帘的是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男孩脸。他是阿里斯的客人，罗里·麦克沙恩。他拘束地拨了拨硬是耷拉在眼睫前的一绺散乱的头发。他的头发是麦黄色的。

“我们，你兄弟和我把你爸爸抬进了屋。库伦去叫医生了。他伤得不轻，不过你母亲说他挺得住。她非常坚强，也很漂亮。”他停顿了一下，等着安娜说些什么，可她只是盯视着他。“你非常像她，一样的头发，充满光泽；一样的眼睛，绿得似碧海，只是有点暗淡，被一层灰蒙蒙的薄雾笼罩着。”

安娜心里很乱，稀奇古怪的想法和感觉全搅在一起向她袭来，她对父亲的怨恨掺和着对他和对自我的怜悯，绝望的情感紧紧地攫住她的心。可是这会儿，她只意识到罗里站在面前，他的手还搭在她肩上，而他那双蓝得不能再蓝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她，他长得又高又瘦——不过母亲会用“挺拔”这个字。其实，通过他早已磨损的工作衬衣，她也能看到一个经过风浪的海员才会有的结实的胳膊。

“嗨，你不会是哑巴吧？”他冲着她笑了笑，想换个说法使她高兴起来。

她强忍着连她自己也不清楚的情感说道：“当然不是！我想和谁打招呼，就和谁打招呼。我倒要问你，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母亲叫我来看看你。我们都进屋了，而你却呆在这里。她说你和父亲很亲，心里一定很难受。我猜想她生怕你晕倒，发生意外。”

后面的几句话，安娜没有听进去。她心里一阵烦躁。“不，我是说你为什么到我们农庄来？你先回答这个问题。”

他拨了拨头发，笑嘻嘻地说道：“也许我来就是为了见到你，和你聊一次。你老是低着头从我们村走过。”

安娜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想弄明白自己在因弗内斯到底见过他没有。要是见过那他一定没有引起她的注意。确实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和格兰茨、麦克劳、法夸尔的小伙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比一般人高一点，还有那双眼睛，宛如湖泊中倒映出来的清澈的晨空。

“我妹妹说你是来找她的，”安娜斥责道。

安娜的话冒犯了他，罗里与她拉开了一点距离：“决不是。”

“但阿里斯对我们说——”

“听着，我不知道那个阿里斯说了些什么，可我懂规矩。不错，那天早上，在她的蛋摊上，我们互相问过好。我可不会在你父亲没有首肯的情况下，就这样冒冒失失地闯上门来的。是阿里斯告诉我，麦金托什先生有一条捕鹿的母狗刚生了一窝小狗，我来看看能不能买一条回去。”

安娜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了。这只是阿里斯的想象，想象罗里·麦克沙恩迷恋上她了，一定是这样！她之所以编造这个故事，是因为她渴望他注意她，对她感兴趣。在她这个不大不小的年龄，她需要男人的爱慕，即便像罗里·麦克沙恩那样普普通通的男人也行。

安娜不由地格格笑出了声，随即变成了欢畅的大笑。罗里也笑了，虽然他压根儿没弄明白他们为什么笑。

“你不皱眉蹙额的时候，真美。姑娘，你知道吗？我喜欢你那种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你面颊上的红晕十分好看，没有一个男人见了不想触摸你的脸蛋儿，感受它的光照的。”

安娜瞧见他突然抬起他饱经风雨的手，伸向她的脸庞。可当他手指拂摸安娜绯红的脸颊时，她感到他的触摸是那样的轻柔，宛如夏天的一丝和风拂面。她屏住气。

他现在握住了她的双手。她没有拒绝，她享受着与一个男人的皮肉接触所给她带来的一种新奇的快感。也许罗里·麦克沙恩并不坏，她想。他身上确实有她喜欢的东西。

还没等安娜明白过来，罗里已把她拥在怀里，紧紧地搂抱了她片刻。安娜惊得手足无措。

在那一瞬间，安娜感到这个世界上只有她和罗里两个人，只有一对演员，在毫无背景衬托的舞台上，各自为对方扮演了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色。当他拥住她时，一扇神秘的大门启开了，各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流遍全身。在这出心灵剧里，除了这俩个表演者外，确实没有角色了。

然而安娜没有想到周围还会有人。阿里斯准备穿过农田去找罗里时，撞见他正握住她姐姐的手，然后把她拉入怀里，拥抱了一下。接着，她听到了他们交织在一起的笑声。她赶紧捂住耳朵，愤怒的泪水涌满眼眶。

安娜拥有一切——她美貌惊人，朝气蓬勃，聪明伶俐，现在又得到了罗里。也许阿里斯并不真对他有意，也许她只是想在早餐时制造点不愉快，看看热闹，但决不是为了让安娜占有他。这不公平！

这回阿里斯真的要嫁给他了！她下了决心。

她掉头就走，躲闪到小屋旁的灌木丛。她不愿再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她躲在那里狠狠地哭了一场，发泄了她的愤恨，暗暗赌咒一定要安娜为她的背叛行为付出代价。很快她止住了眼泪，脑子里开始酝酿报复的计划。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也看见了罗里和安娜在一起。她正坐在她丈夫的床边，握着这个昏昏沉沉的男人的手。起初，当她瞧见罗里伸手触摸自己的女儿时，她怒不可遏，他真够大胆的！然而，面对他们鲁莽而又冲动的拥抱，她无能为力，只能坐在屋里从窗口望着他们。过了片刻，她的火气慢慢被一种不带偏见的好感所替代了。

其实，她一见到罗里就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她喜欢他天真的举止，喜欢他指挥抢救约翰的急切样子。当他向她解释买小狗的事时，她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他和阿里斯没有越轨的行为。不错，罗里是个好小伙子！

玛格丽特早就明白约翰这一伤要躺一段时间，而一直希望威士忌能带来的钱却永远消失了，于是她请这位年轻的水手再呆一些日子，帮助干些农活，多种些大麦，以后卖给大酒厂。他答应了。但他告诉她，他不能呆得太久，一个月后船长辛克莱要从格拉斯哥启航，他必须赶回去，随船去美国。

“美国！”她绝望地瞥了一眼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丈夫，大声叹了口气。

这些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

可是现在梦想破灭了，至少眼前是这样。家里根本没有多少积蓄可供约翰长时期的求医，所以，新因弗内斯只能停留在嘴上说说了，它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希望。

注视着挨得很近的安娜和罗里，蓦地，玛格脑子里闪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念头，她感到一阵激动。年轻的麦克沙恩很快就要去美国了，也许一个月后就要归队……

“亲爱的玛格，”约翰的声音中含着焦躁，同时一把抓住妻子。

“我在这里，约翰尼，我亲爱的，”她俯下身子让他能看得更清晰些。“挺住，亲爱的！医生马上就要到了，”她轻声说道。

当他伸出未伤的双臂要拥抱玛格时，她怀着二十年来对他坚贞不渝的爱情，充满柔意地给了他一个长吻。

“别离开我，玛格，我要和全家在一起，”喃喃地说完这几句话，他又昏迷过去了。

“亲爱的约翰尼，我们会和你在一起的，”为了使他放心，玛格丽特答道。

不必打搅他了，他现在根本没法理会她的计划，她想。

她又扭头往窗外望去，他们还站在那里，手拉着手，脸庞放着光，仿佛他们刚发现对于第三者来说完全是陌生的神奇的奥秘。

对于她的计划，上帝也一定难以挑出毛病来，毕竟这对全家都有好处。她更多的是替她的孩子们考虑，而对依赖这块贫瘠多石的田地的艰辛生活则不抱什么希望。对全家来说，这也许是新生活的开始。

“是的，安娜该定下来了，”玛格暗暗自语道。她的眼光离开了田间的一对男女，落回到她丈夫痛苦的脸上。他依然昏迷不醒。她用双手捂着他微微泛红的两颊，轻声说道：“哦，亲爱的约翰尼，这不是我们梦的尾声，而是它的序幕。”

说完这，她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当她俯身亲吻丈夫一动不动毫无血色的嘴唇时，眼泪滴在他的面颊上。

麦金托什的庄稼地里已有了春天的暖意和花香。随着太阳逐渐西移，从海边飘来团团凉飕飕的薄雾，裹住了石头小屋，然后把屋内生火冒出的烟卷到它喜欢去的地方。每天晚上，约翰一家忙完一天的家务杂活后，便用泥炭生起炉子。

这是一个阴沉的傍晚，随着麦金托什家灰石小屋上的破旧烟囱袅袅升起的烟雾，一家人结束了一天的劳累，围坐在炉边养精蓄锐。第二天的工作等着他们。

约翰发生事故已有两个星期了，可他仍没有好转，在玛格丽特看来，他无疑是更加虚弱了。当她坐在炉前安抚着幼小的费恩入睡时，脑子里想着已飞速流逝的那些日子以及她替她大女儿安排的但尚未实现的计划。她注视着眼前的孩子们。他们聚在一起神情专注地盯着安娜手中咔嚓咔嚓作响的剪刀，兴致挺浓的。火光把她们挂着微笑的脸照得发亮，唯独阿里斯一人例外。也许玛格丽特会把阿里斯这种表情称之为“默契”。她注意到她的二女儿紧挨着罗里·麦克沙恩坐着，而且厚着脸皮寻觅一切机会把身子往他肩上靠。

事故发生那天就一直没有在玛格丽特脸上消失过的充满忧虑的眉尖锁得更紧了。事情并未按照她的意愿发展，如果说罗里偏袒谁的话，那无疑是安娜，但就算这样，他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她的儿女们当作小孩子看待。

突然他们的嗓门大了起来，声音里夹杂着不快，玛格丽特的注意力全被拉到壁炉那边去了。

“它不像我！”阿里斯不满地说道。“安娜，你把我剪得像个又丑又老的女妖精！”

阿里斯伸手去夺罗里手里拿着的他姐姐用黑纸剪出来的那张剪影，可是罗里笑着避开了。

“阿里斯，你瞧，”他边说边用两根手指夹着这张剪纸侧面像展示给大家看。“太像你了。你那下嘴唇不是这样翘在外面的？撅嘴的阿里斯！”他逗引道。“简直一模一样，小丫头！”

“你！”阿里斯一边尖声叫道，一边冲向那张扎眼的剪影肖像。

罗里迅疾地抛入了库伦的衣兜里，库伦又传给了埃文。大家嘻嘻哈哈地疯作一团，唯独阿里斯虎着脸。她迁怒于每一个人——她又是掌扇，又是拳擂，打着打着，愤怒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嘘，别吵！这样会把父亲闹醒的，”玛格丽特叱责道。“那像片儿让我看看。”

屋里一下静了下来，大家马上停止了打闹。罗里从埃文那里取回那张已撕坏的剪影，递给了玛格丽特，她拿起来仔细地端量了一番。

“妈妈，不像我，是吗？”阿里斯乞求同情地说道。

“嗨，亲爱的，是你，而且我觉得十分可爱。安娜真能干。”她朝大女儿笑了笑，然后转向阿里斯。“不过要不是阿里斯人长得标致，她也剪不出那么迷人的肖像来的，”她尽可能避免厚此薄彼地说道。

“来，阿里斯，”罗里说道，“别生气了，我们只是跟你闹着玩玩。”

阿里斯翘出了下嘴唇，朝那张剪影撅嘴答道：“这可不是和我闹着玩的。”

“阿里斯，很抱歉，你不喜欢你的剪影，”姐姐说道，“我再给你剪一张。”

就在这一瞬间，阿里斯瞥见罗里和安娜俩人亲昵地用会意的眼光对望了一下。她猛地跳将起来，大声说道：“我不要你那破纸玩意儿！”说完猛地打开门，随着关门声，一头扎进了茫茫黑夜。

玛格丽特厌烦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把已睡着的费恩交给了安娜。“请把她抱到床上去，我得去看看阿里斯。”

“对不起，妈妈，我并不是有意使她生气的，”安娜和罗里交换了一下眼色后说道。她垂下头看着自己红黑两色的格子裙，为的是掩饰她绿色眼睛中闪现的茫然。她轻声补了一句：“一定是剪刀有毛病。”

“安娜，别往心里去，”玛格丽特并不认为她大女儿抓住她妹妹撅嘴的特征有什么错，只是她今晚实在没精力来对付阿里斯，当然也没有力气来责备安娜了。“她这个年龄就是这样，情绪变化无常，难以捉摸。”

“麦金托什夫人，让我去找她吧，”罗里提出道。“都怪我，我不应该这样逗她。”

玛格丽特踌躇了一会儿。照料约翰，再加上干了许多原来他揽下的活儿，累得她浑身骨头酸痛，外面现在又冷。再说，阿里斯也许听罗里的。她知道这孩子的脾气，今天晚上，母亲的话她是不要听的，说实在的，此刻她也不愿意同阿里斯谈话，天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谢谢你了，罗里，多劝劝她，好吗？”

罗里脸上又露出非常惹人喜爱的微笑：“玛格夫人，和人磨嘴皮子我最拿手了。”

当罗里在漆里的院子里走动时，他注意到屋里的人都准备就寝了，因为他看见摇曳的灯光暗淡下来了，还听见了互道晚安的声音。当灯光由昏暗到一盏盏熄灭，小屋也就慢慢闭上了眼睛，将要入睡。

他踏在高低不平的地上，轻轻地叫唤道：“阿里斯，阿里斯！是我，罗里！出来吧，小丫头。”

潮湿的海风寒气逼人，他不由地打了个冷颤，于是他紧了紧渔民常穿的粗制毛线衫。阿里斯既没有着毛线衣又没裹围巾，只穿了件亚麻衬衣，她很快就会露面，夜间的冷空气会让她知道厉害的。

他驻足侧耳听了一会儿，好像在靠近后栅栏的地方传来低低的呜咽声，他蹑手蹑脚地朝那声音走去，尽可能不发出声响。

当他接近那里的灌木丛时，他低声唤道：“阿里斯，是你吗？”

“滚开！”传来一声抽着鼻子的回答。

“小姑娘，出来吧。我可不愿意让你一个人呆在这里。狼会把你叼去的。”

他等着反应。可是没有。

“还有大象、鳄鱼！”

他听到灌木丛里噗嗤一声笑。他仍然静候着，不敢往前挪动一步，生怕把她惊跑而在黑暗中再也找不见她。

“你可真有意思，罗里·麦克沙恩！这里决不会有那种野兽！”

他朝她的声音移动一步，“这你就知道了，你想试试？”

灌木丛里一声轻微的响动暴露了她的确切位置，他往那里一伸手，一把攥住了阿里斯。可她又是抓又是叫，不停地挣扎，但最后还是被罗里锁